

快速查询

搜索



-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数据库→期刊导航 -特色子库→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

-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→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



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> 资料中心 > 语言

分类检索

- 经济
- 民俗
- 宗教
- 艺术
- 医药
- 文学
- 历史
- 地理
- 社会
- 交通
- 学术
- 藏学
- 传媒
- 人物
- 教育
- 体育
- 科技
- 政法
- 语言
- 书评
- 环保
- 文化

藏族人的“信号语言”

作者：仇保燕 撰写时间：2001-05-12 16:14:53 来源：西藏民俗

[打印本稿][关闭窗口]

“信号语言”指的是人们借助某种物，或借助自身的形体动作传达信息的无声语言。

人类使用信号语言由来已久，如用摇头、点头、摆手、招手等形体动作表达意愿的方式，就可能产生在遥远的洪荒时代。不过，信号语言也是伴随社会进步而发展的，即便在现代社会，人们依然离不开充当语言的各种信号。举例来说，用手势表达的手语，航海船队的旗语，十字街头的红绿灯，道路两侧的标识牌及校园里的铃声等等，都是人们时常接触到的信号。

每个民族都有惯用的信号语言，藏族自然也不例外。流传在藏区的信号语言既丰富又奇特，藏族人善于使用这种“语言”来表达委婉的心意。

用于长距离的信号语言是极富表现力的。在森林地带，最普通的是用鼓声同远方的亲友交谈；在平原地区，最常见的是烽烟，用烟发出的信号能传到很远的地方。但在青藏高原，由于山峦叠峰，草原辽阔，一个帐房与另一帐房的距离往往有一二十华里，故而，属于长距离的信号语言极其少见。

在藏区，运用最多的近距离信号语言是体态，而在体态中最常见的是手势。藏族朋友竖起一只手的大姆指，是向你表示满意或赞许；若竖起左右两手的大姆指，则是向你乞哀告怜。两手手掌是一种诚挚的致敬，而单手五指并拢，是向你发出正告：少说闲话，闭上嘴！遵照传统习俗，人们不能从坐着的客人面前经过，若必须走过时，应弓腰平伸双臂，掌心朝上，请求客人谅解。如果，藏族人挑起左手小指，并向空中吐唾沫，是用这个动作向对方表达鄙视和诅咒。如果，藏族人用一手食指从自己鼻梁朝下，直直地拉到嘴唇，这是对周围的人发誓：他刚才说的话真实而公正。如果，藏族人用一手食指在自己的脖子上来回比划着拉锯，有时还会低声呼叫着“阿嘎勒勒”，这是一种口服心折的祈求动作，这个动作绝对能够疏通感情，对方哪怕是一副铁石心肠，对他的请求也是无法拒绝的。

除了用手势表达的信号语言外，藏族还有一种十分离奇的表示敬仰的体态语言。在藏区，活佛是极受钦敬的，按照传统习俗，路遇活佛应在路旁脱帽恭候，妇女垂下双袖，男人脱下右侧袍袖并从背后反搭肩上，然后，低头俯视，双手捂住膝盖，吐出自己的舌头来。

藏族是崇尚礼仪热情好客的民族。如有贵宾来访，在有的地方要举行一项十分隆重的迎宾礼。这种礼节是组织无数荷枪实弹的铁骑，在迎接的路上等待。客人一旦在远方出现，威势雄雄的马队发起冲锋，勇士们端枪射击，呼啸着的弹丸从客人头顶飞过，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征战。当马队环绕客骑奔跑一周后，好汉们翻身下马，由首领向客人敬献一条丝织的白色长帛——“哈达”。

在途中两骑相遇，必须从对方的右侧走过，以示礼貌。在有的地方，两骑路遇要勒马停步，瞠目相视，把横插在各自腰间的长刀从鞘里拔出一段，用闪闪的刀光向对方致敬，然后互相问好。

藏族有句谚语说：“孔雀是森林的装饰，客人是帐房的光彩”，藏族视客人临门为阖家荣幸的事。草原上的每座帐房都可供过客留宿，不论相识与否。但客人怎样表达自己想要落脚的愿望呢？在这里君子动手不动口。那就是，当主人扶客人下马时，客人把马鞍上用来系住行囊的绳子解开，主人就明白了。倘若，某个帐房里有病人或有产妇，一时不能待客，帐房主人也无须向客人口头声明，因为，在他的帐房门前有一堆被点燃的潮湿的牛粪，升起的烟柱即为忌门的信号。

藏族姑娘长到15岁，被认为是达到了成人的年龄。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这天，家庭要为年满15岁的姑娘佩带头饰，举行成年礼。藏语把这个仪式称作戴“敦”。当到场的亲戚女眷们为姑娘更换新袍，系起紧腰彩带后，母亲解开姑娘头上的童式双辫，给她梳理出满头几十条的细辫，并在她的后背披上一条缀有许多银盘的饰带。这种做为饰物的银盘，藏语称作“引敦”。改变发式，背负“引敦”，这就是姑娘已达到成年的标志。正月初四、初五这两天，在至爱亲朋的邀请下，姑娘骑马去各家做客。穿戴一新的她光艳照人，像一枝含苞待放的花朵，展示青春的娇柔。戴“敦”以后，她不仅已被公认是这个社会的正式成员之一，而且也用这种信号语言向所有的小伙子宣告：她可以谈情说爱了。

当姑娘有了男友，倘若彼此真正倾心，小伙子也可到姑娘家去拜访，他将受到姑娘家的热情招待。在藏区有一种饶有趣味的习俗：小伙子第一次到女友家的帐房做客，姑娘的母亲要请他啃羊脖子。羊脖子上不仅骨头很多，而且一节套着一节，每一节的三面皆有突出的骨头，由此可见，要把羊脖子上的肉啃净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是姑娘的母亲用羊脖子这种物为信号，考察他是否是个会吃肉的真正牧人。当然，没有哪个小伙子会在羊脖子面前败阵，任何一个小伙子都能显示出他食肉的“造诣”来。他把那环环相扣的颈椎骨不慌不忙地一一卸开，把每块骨头上的肉用小刀刮得一丝不剩，就象这些骨头上从来没有长过肉一样。

羊的肩胛骨上的肉吃起来细嫩爽滑，藏语称这个部位的肉为“苏花”。“苏花”是肉食中的美味，吃这块肉有些讲究。“苏花”通常要留给那些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吃，倘若某个小伙子在他的女朋友家里吃到了“苏花”，他会欣喜若狂，因为，这是姑娘的父母在用无声的语言通知他，他已获得长者的欢心，老俩口已经同意把他们的爱女嫁给他了。在藏区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抢婚习俗，这种抢婚，已经失去了古代的那种掠夺婚性质，说是抢，实际上佯装假扮，是以草原为舞台，演出的一场逸乐喜剧，成为一种婚礼习俗。

这是一个月昏星暗的夜晚。初更时分，夜阑人静，草原已经沉睡，小伙子家有十多人参加的马队出发了。在他们的队伍中，另牵一匹供姑娘乘骑的空鞍马。当已临近姑娘家的帐房时，一个机敏的骑手快马奔驰，绕过姑娘家的帐房向草原深处的夜雾中飞身而去。这个突然行动，吸引了姑娘家的狗，它们来不及仔细思考，来不及大声吼叫，就尾追着小伙子的马也奔向了那夜雾弥漫的远方。牧狗虽然凶猛，上当还是容易的。马儿、狗儿的奔跑声，划破了静溢的夜，却竟然没有惊醒姑娘的父母。姑娘从帐房里偷偷出走，来到约定的地点，匆忙把自己的靴、帽、皮袍乃至内衣统统脱掉，换上情人带来的靴、帽和衣衫。然后，在情人的陪伴下，在勇士们的护卫下，向小

伙子家的方向逃去。

马队已消逝在远方，一名暂时留守的勇士把姑娘的衣物卷在一起，摸着黑送进了姑娘家的帐房。这是让姑娘父母一睁开蒙眬的睡眼就能看到的信号。当这个勇士完成了这件重任，向酣睡的二老告别时，还要在他们帐房门上搭一条洁白的“哈达”。这一切行动，似乎是用无声的语言在呼唤：“哈哈！你们的姑娘已被无畏的勇士劫走啦！”

天刚破晓，小伙子的舅舅、哥哥等数位男人就迎着朝阳从草原那一边跃马而来，他们要和恼羞成怒的老俩口进行一场十分有趣的谈判。

当一个帐房里有人溘逝，死者的亲属自然是十分悲痛的。他们要用模具扣托一些泥制小佛像，散放在住地附近的草场上，还要换上破旧的衣服，系上褪了色的腰带，取下身上的饰物。男人们去掉佩刀，妇女们摘下耳环、项链和戒指，在发辫的末梢缠一缕白色的羊毛，并取掉身后背负的“引敦”，死者亲属不论男女都不洗脸，更不能梳妆打扮。他们不唱歌，不跳舞，不饮酒，不纵声大笑。当他们外出时，人人翻戴着帽子，不能骑马。这种追念死者、表示哀悼的眼丧，至少要持续49天。所以，当一外地人来到藏区，看到徒步走在路上，衣衫槛楼、蓬头垢面的牧人时，请不要轻易地作出他已贫困潦倒的判断。因为，那个牧人有可能是用这种信号语言告诉你：他正为故世的某位长者服丧。

在藏区，信号语言的各种形式及使用的场合，是难以遍举的。譬如，有一种用信号构成的通牒，就要做为长距离“信号语言”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。在旧时代，一个部落的首领给另一部落首领送去一颗子弹，那就是一种宣战的象征表示。还有，牧人的牲畜越过草场边界进入相邻部落领地，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如果双方友好，对面的牧人只须把那牲畜逐出地界就行了；这两个部落之间若有世仇，那么，越境的牲畜就有可能被割掉尾巴。在古代，藏族骑士在战斗中若畏葸不前，要割其马尾作为羞耻的标记，故而，牲口的尾巴被割掉，是牧人无法忍受的侮辱。于是，在这两个部落间，那种为了维护同族人荣誉而引起的械斗杀戮，就有可能要顷刻爆发了。

[打印本稿][关闭窗口]